

耶稣，不仅仅是祂的祝福：

在主的筵席前与基督相遇的五旬宗神学

乔纳森·布莱克 (Jonathan Black)

英国使徒教会神学院 (The Apostolic Church Theology School)

2026 年 7 月 22-26 日

社交媒体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见五旬宗与灵恩派实践中一些较不传统的层面。这些层面可能是许多神学家会急于谴责、许多牧者会选择撇清关系的；然而，它们有时也让我们一窥某种民间神学的运作方式——这种神学的影响范围，往往比严谨的神学家愿意承认的更为广泛。同时，这些现象也显明了我们在教导与门徒训练上的一些缺口。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葡萄汁视频”：也就是一些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内容是他们购买大量葡萄汁，用来进行一种私人版本的圣餐；随后，他们又把这些葡萄汁倒在自己产业的边界周围，借此宣告这块产业，以及住在其中的人，都被置于耶稣宝血的保护之下。¹ 这种做法没有任何圣经先例，也远离了新教正统信仰的立场。《阿苏萨街信纲（The Azusa Street Articles of Religion）》（其根源最终可追溯至英国国教会的《三十九条信纲》）明确指出：“圣礼并不是基督所设立、叫人观看或带着游行的；乃是要我们按正当的方式使用。”² 圣餐正当的使用方式，是凭着信心吃与喝，而不是把它倒出来。事实上，这类做法正是这条信纲原本所要反对的。正如布朗主教（Bishop Browne）在其《三十九条信纲释义》中所说，这里的重点是：我们应当对圣礼怀有“敬虔的尊重，并殷勤地使用”，而不是对“那些外在器具本身产生迷信式的崇敬拜”。³

一种不合乎圣经的圣餐使用方式，并非主所设立的方式，例如把圣餐倒出来，用它围绕某个地方，宣告那里被耶稣宝血保护，这正是一种“对外在器具本身产生迷信式的崇

¹ 我刻意不引用这类视频的任何例子，因为这些视频往往是由一些正经历极其艰难处境的人发布的；他们在困境中迫切渴望主的介入，然而后来却被一些在社交媒体上拥有大量追随者的人广泛嘲笑。我不愿以任何方式参与或助长这样的嘲笑。圣灵所结的果子包括恩慈。

² *Articles of Religion of the Azusa Street Apostolic Faith Mission*, Art. 16, in William J. Seymour, *The Doctrines and Discipline of the Azusa Street Apostolic Faith Mission* (Los Angeles: Apostolic Faith Mission, 1915), 24.

³ Edward Harold Browne, *An Exposition of the Thirty-Nine Articles: Historical and Doctrinal*, 14th edition (London: Longmans Green, 1894), 598.

拜”。然而，与此同时，它也表达了一些真实的圣经真理，尽管是以一种不合乎圣经的形式表达出来。虽然这是一种迷信式的做法，而不是按圣经使用圣礼的方式，但它确实表达了人对基督所流宝血之能力的信心，也反映出一种直觉：当我们庆祝圣餐的圣礼时，主确实在成就某些事情。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是一种民间神学抓住了一些真实的真理；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教导，无法把这些真理整合成一种连贯，并且合乎圣经的整体。

一种带着能力的先知性行动？

这种神学稍微发展得更完整的版本，可以在贝妮·强生（Beni Johnson）的教导中看见。她把圣餐视为“一种大有能力的代祷工具”。⁴ 强生教导说，“我们可以借着把圣餐带进我们的社区，来支取圣餐那改变生命的能力……”，并且举例说明，把圣餐的饼和杯倒在地上，可以成为一种为土地祷告的方式。⁵ 这种针对特定地点的圣礼力量观意味着，强生主张在公司办公室领受圣餐以促进业务增长，或在以崇拜撒旦和巫术而闻名的场所领受圣餐，以此带来属天的影响力。⁶ 把圣餐理解为一种代祷方式，也使她鼓励人在别人患病的时候，替他们领圣餐。⁷ 很明显，强生并不认同新教改革者在《阿苏萨街信条》中所表达的关切——即圣礼的正当使用必须限于基督所设立的方式。虽然在受强生影响的灵恩派和五旬宗圈子中，人们未必会意识到这一点，但这些教导与天主教关于弥撒圣祭和弥撒意向的观念

⁴ Beni Johnson, *The Power of Communion: Accessing Miracles Through the Body and Blood of Jesus* (Shippensburg, PA: Destiny Image, 2019), 110.

⁵ Johnson, *Power of Communion*, 111.

⁶ Johnson, *Power of Communion*, 20–21, 118.

⁷ Johnson, *Power of Communion*, 85.

有很强的相似之处。不过，这些教导却脱离了真实临在的神学；而正是真实临在的神学，最终使罗马天主教的这些教导具有其内在的一致性。

强生的主张是，圣餐是“一个先知性的行动……使我们自己与天国对齐，并将天国的真实带到地上。”⁸ 请注意这里强调圣餐作为一个“行动”。她的圣餐神学实际上属于茨温利派（Zwinglian）的纪念主义类型。强生写道：“当我们领受圣餐时，我们是在提醒自己祂的牺牲，以及这个新约如何以个人的、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领域。”⁹ 因此，她所谓“圣餐的能力”这个概念，并不是与基督在圣餐中的临在相连。反之，圣餐是一种“工具”、一种“先知性的行动”，以及一个“强大的武器”。¹⁰ 焦点是在我们身上，以及我们在庆祝圣餐时所做的事；它是“一个由我们支配的强大工具”。¹¹ 因此，这可能包括“每天领圣餐三次”。¹² 在强生看来，这种频繁的（私人）圣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完成这个先知性的行动时，我们正在向属灵氛围中释放某些东西，帮助我们祷告的答案得以突破。”¹³ 这包括提醒“魔鬼它的失败”。¹⁴ 强生的丈夫比尔（Bill）写道，圣餐是“一个军事性的争战工具”，信徒可以使用它，“击败并胜过仇敌带来攻击我们的袭击”。¹⁵

强生关于圣餐能力的观点中，一个主要方面与医治有关。一些对圣餐持有类似观点的作者鼓励“那些有疾病或病症的人”“每天领受圣餐”，并且“要以医生开药时你会遵行的同

⁸ Johnson, *Power of Communion*, 18–19.

⁹ Johnson, *Power of Communion*, 40.

¹⁰ Johnson, *Power of Communion*, 17.

¹¹ Johnson, *Power of Communion*, 62.

¹² Johnson, *Power of Communion*, 19.

¹³ Johnson, *Power of Communion*, 17–18.

¹⁴ Johnson, *Power of Communion*, 45.

¹⁵ Bill Johnson, “Developing the Habit.” In Johnson, *Power of Communion*, 159.

样方式来做”。¹⁶ 另一些人则建议像服用维他命一样每天领餐三次，或每次本来应该服药时就领餐，甚至在一天当中，每当一个人被症状“攻击”多少次，就领餐多少次。

每天多次领圣餐以对抗疾病，或为一个私人意向而私下庆祝圣餐，都会导致人被鼓励私下庆祝圣礼，而不是只与教会一同享用。事实上，强生甚至说：“如果我们只是在教会四墙之内经历圣餐，我们就错过了耶稣所赐的礼物。”¹⁷ 然而，早期五旬宗信徒认为圣餐是基督使祂的教会合一的重要途径，因此他们认为圣餐需要作为一个群体性的筵席来庆祝。寇伯雷（A.S. Copley）【他在威廉·杜罕（William Durham）之前阐明了已成的救赎之工的立场】坚持说：“并没有个人单独领受那被杀羔羊的身体和宝血。整个教会如同一人，承认这唯一、全然充足的牺牲是为众人而献的，众人也如同一人，一同领受这纪念，从而一同以基督为食（feeding on Christ）。”¹⁸

强生提出一种圣餐观念，认为圣餐是一种先知性的行动，能将天国的真实带到地上，并释放某些东西进入氛围中，帮助我们的祷告达致突破。它是属灵争战的武器，也是医治的强大工具。然而，在这一切的根源上，圣餐被视为一个由我们执行、而神作出回应的“行动”。主动权牢牢地在我们这一边；这是一个人类行动，用来把属天的祝福吸引下来。虽然强生试图避免这一点（她加上限定说明，说她并不“想暗示圣餐是某种黄金门票。我们与神的关系不是交易性的，而是关系性的”）¹⁹，但在这个体系中，仍然很难逃避一种几

¹⁶ Perry Stone, *The Meal that Heals: Enjoying Intimate Daily Communion with God* (Lake Mary, FL: Charisma House, 2008), 145.

¹⁷ Johnson, *Power of Communion*, 110.

¹⁸ A.S. Copley, *The Divine Order of the Sons of God: Lessons in 1 Corinthians* (San Diego: Grace Assembly, n.d.), p.33.

¹⁹ Johnson, *Power of Communion*, 62.

乎机械性或魔法性的观念：我们的行动释放突破，并把天国的真实带下来。基督自己似乎已经从圣餐的中心被移位了。

我认为，这正是这种对圣餐理解的关键问题。主的筵席（The Lord's Table；英文直译为“主的桌子”）被视为祝福之桌，然而主耶稣——一切祝福都在祂里面得着（弗 1:3）——却缺席于这桌子。基督和祂破碎的身体、所流的血，在强生的思想中确实占有重要位置，但它们是作为桌上祝福的机制，而不是作为我们在其中蒙福的那一位。²⁰ 人在桌前所寻求的是恩赐，而不是赐恩者。

一种可能（也是常见的）反应，会是淡化圣餐中的祝福与医治的可得性。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当然也不是最早期五旬宗信徒会采取的选择。

桌前的医治

关于最早期五旬宗信徒，其中一件显著的事是：跨越国家、语言、文化，甚至跨越已成的救赎之工（Finished-Work）与卫斯理圣洁派（Wesleyan-Holiness）之间的分歧，他们在圣餐中的医治上有一个强烈的共同信念。在阿苏撒街，五旬宗信徒相信，如果我们凭信心分辨主的身体，圣餐“就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医治”。²¹ 1911 年，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使徒信仰传道会”（Apostolic Faith Mission）在最早的五旬宗信仰声明之一中阐述其教

²⁰ 这一点可以在她圣餐礼仪中的宣告看出来，参照强生，《圣餐的能力》，170 页。一个有缺陷的基督论可能对此有某种影响。例如，强生坚持认为：“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是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效法的榜样。”强生，《圣餐的能力》，168–169 页。这可能反映出她丈夫特定的虚己教导；我在别处已经与此进行过交锋。参照 Jonathan Black, *40 Questions About Pentecostalism* (Grand Rapids: Kregel Academic, 2024), 65–68 页。

²¹ William J. Seymour, “The Ordinances Taught by Our Lord,” *The Apostolic Faith* 1.10 (September 1907), 2.

义承诺时，其中逐字逐句地包含了阿苏萨街所传讲的内容，即“若我们辨明主的身体，圣餐便能使我们的身体得医治”。²² 更早的 1910 年港九五旬节会（Hong Kong Pentecostal Mission）信仰宣言也陈述了一个类似的信念，就是那些在吃喝圣餐时分辨基督身体的人，将会“变得健康而强壮”。²³

在英国，使徒教会于 1913 年的第一份信仰告白提到：“有些人软弱，有些人有病，有些人睡了（已经死了），因为他们招致了审判。”²⁴ 一两年之后，英国使徒信心教会（British Apostolic Faith Church）的教义（虽然它与波特兰的团体同名，却完全没有关联）宣告说：“任何不按理吃喝的人，都是吃喝自己的罪。但如果我们分辨主的身体，凡软弱或患病的人，都有医治。”²⁵

而这并不只是局限于教义声明中的教导。五旬宗的讲道和见证也充满了这一点。在英国，五旬宗信徒早在 1908 年就已经写到医治与“在圣礼中分辨主的身体”的需要之间的关联。²⁶ 在加拿大，五旬宗信徒于 1909 年教导“在主的桌前”的医治；“我们应当总是在擘开的饼中看见我们主耶稣破碎的身体，是为着我们的医治和身体健康而破碎，也同样是为我们脱离永远的死亡而破碎。”²⁷ 乔纳森·保罗（Jonathan Paul）在德国也有类似的教导。²⁸ 在美国，鲍思渥（F.F. Bosworth）于 1914 年讲道说：“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时，祂所指的不是祂奥秘的身体——教会，而是祂自己为我们的医治而破碎的肉身。辨明

²² Doctrines,” *The Apostolic Faith (Portland)*, No. 17 (1911), 2.

²³ Mok Lai Chi, “The Liturgy of the Mission,” *Pentecostal Truths* 3.2 (February 1910), 2. Translated by Connie Au.

²⁴ *Athrawiaethau Sylfeinol yr Eglwys Apostolaidd* (1913), Art. 7.

²⁵ “The Doctrine of the Apostolic Faith Church,” *Showers of Blessing* No. 14 (1914 or early 1915), 6.

²⁶ C.H. Hook, “A Message from Camberwell,” *Confidence* 1.7 (October 1908), 11.

²⁷ “Divine Healing,” *The Promise* No. 14 (October 1909), p.7. Reproduced in *Canadian Pentecostal Reader*, edited by Martin W. Mittelstadt and Caleb Howard Courtney (Cleveland, TN: CPT, 2021), 53–54.

²⁸ Jonathan Paul, “Discerning the Lord’s Body,” *Confidence* (August 1911), 185–186.

祂的身体将使我们从疾病中得释放，正如领受祂的宝血将使我们从罪中得洁净一样。”²⁹

四方福音（Foursquare）的传道人称圣餐为“医治的礼仪”。³⁰ 威拉德·波普（Willard Pope）在四方教会大会上讲道时，围绕着辨明主的身体这一需要，指出：“保罗明确指出了圣餐中的饼，并宣告其中蕴含着将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要素，这取决于我们对它的正确理解。”³¹

英国的五旬宗教导继续沿着同样的路线发展。在以琳（Elim），亨利·普罗克特（Henry Proctor）教导说：“辨明主的身体将使人从疾病中得释放”；因此，在擘饼中，我们要“为身体，也为魂和灵，支取属天的生命”。³² 弗兰克·霍奇斯（Frank Hodges）是英格兰中部使徒教会（English Midlands）的领袖，他教导说，主赐给祂教会的医治途径之一，就是在擘饼中“借着触摸基督，或基督触摸他们”，在那里，“信心使灵、魂与身体得着健康”。³³ 同样，法国五旬宗刊物也教导这种在桌前的医治。³⁴

因此，在美国、英国、加拿大、香港、德国和法国，早期五旬宗信徒似乎在他们的教导上是一致的：圣餐的圣礼中有医治的供应。但这并不是他们关于圣餐教导的全部范围；他们的一致性还更进一步。而他们在桌前医治的教导上的一致，只有在他们更广泛的圣餐教导背景中，才能被正确理解。

²⁹ F.F. Bosworth, “Discerning the Lord’s Body,” *Latter Rain Evangel* (June 1914), 3; cf. E.N. Bell, “Questions and Answers,” *Christian Evangel* (14th June, 1919), 5; E.N. Bell, *Questions and Answers* (Springfield: Gospel Publishing House, 1923), 50.

³⁰ John Gobin, “The Healing Ordinance,” *The Bridal Call Foursquare* (May 1929), 12–14, 29–30.

³¹ Willard H. Pope, “By Faith Are Ye healed,” *The Bridal Call Foursquare* (February 1928), 26.

³² Henry Proctor, “Discerning the Lord’s Body,” *Elim Evangel* 5.3 (March 1924), 62–63.

³³ Frank Hodges, *Divine Healing* (Penygroes: Apostolic Church, n.d.), 19–20.

³⁴ D. Price, “La Rédemption s’étend-elle à la Guérison des corps,” *Viens et Vois* (December 1933), 189; G. Obert, “Le Repas du Seigneur,” *Viens et Vois* (November 1962), 16.

早期五旬宗思想中关于圣餐的简要概述

那么，最早期五旬宗信徒的圣餐教导是什么？他们如何理解圣餐？在阿苏撒街复兴期间，威廉·西摩（William Seymour）教导说：“圣餐对我们而言，是纪念我们主的死，也指向祂要再来，在神儿女荣耀的自由中将我们提走。”因此，它指向过去基督的十字架，也指向未来祂的再来。然而，它在成圣和医治方面，也有一个现在时态的层面。如今，“当我们领受这礼仪时，如果我们凭信心分辨主的身体，它就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医治。”在其中，我们也找到“借着宝血而来的成圣。因着我们吃祂的肉、喝祂的血，我们的魂得着建造。”³⁵ 西摩既没有落入一边理性主义的陷阱，也没有落入另一边迷信的陷阱。圣餐绝非仅仅是一个空洞的象征，因为在其中“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它也不应被简化为某种机械式的或魔法般的仪式。虽然他高度推崇通过圣礼获得医治，但这种医治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医治者本身在场。医治并非源于对“圣餐医治能力”的信心，也并非通过将圣礼简化为一种仪式——例如规定每天举行三次——就能获得；而是源于对耶稣的信心，我们应当在圣餐中正确地辨认出祂的身体。

在亚洲，早期五旬宗信徒也持有类似的理解。1910年，莫礼智（Mok Lai Chi）牧师阐明了港九五旬节会的信仰。他写道，“圣餐”是由基督设立的，不仅是“使我们借着如此行，纪念祂的死，直等到祂再来”，也是为了我们的健康和力量，包括属灵和身体两方面。“如果我们忠心遵行神的话，并分辨祂的身体”，那么在吃喝饼杯时，我们就“领受祂

³⁵ William J. Seymour, “The Ordinances Taught by Our Lord,” *The Apostolic Faith* 1.10 (September 1907), 2.

为我们牺牲的身体”。如此，我们的身体和魂都会“变得健康和强壮”。³⁶ 桌前有医治和成圣，因为基督自己在那里，用祂的身体和宝血喂养我们。

威廉·杜罕（William Durham）是已成的救赎之工五旬宗（Finished-Work Pentecostal）信息的关键先驱，他同样将圣餐与我们在恩典中持续成长相连。圣餐“象征……我们有分于基督”，因为在其中“我们与主的身體和寶血相交”。³⁷ 这两个圣礼概括了福音，因为“福音可以用这几句话简要概括：信徒在基督里，基督在信徒里。”³⁸ 当我们吃喝圣餐时，我们有分于“那借着活泼的信心，成为祂的身体和血归给我们的”。³⁹

在英国，使徒教会的第一份信仰告白明确陈述，在擘饼中，“为纪念祂为我们而死，我们实质性地有分于祂的身体和宝血，借着信心，成为属灵生命的滋养。”⁴⁰ 这份告白的拟稿者丹尼尔·鲍威尔·威廉姆斯（D.P. Williams）在别处解释说，在圣餐中，“有一种吃祂的肉、喝祂的血的奥秘联合。这是我们能够、也应当借着信心经历的事，并且借着那相交，成为有分于永活基督的人。”⁴¹ 在擘饼中吃喝时，“我们喝祂的血；我们吃祂的肉”，并带来成圣的果效。⁴²

这个简短的调查涵盖了三大洲、三种语言（英语、粤语和威尔士语），以及五旬宗的卫斯理圣洁派和已成的救赎之工两个分支。然而，在这种跨洲际的多样性之中，我们看

³⁶ Mok Lai Chi, “The Liturgy of the Mission,” *Pentecostal Truths* 3.2 (February 1910), 2. Translated by Connie Au.

³⁷ William Durham, “How the Work is Progressing,” *Pentecostal Testimony* 1.5 (July 1910), 15.

³⁸ Durham, “How the Work is Progressing,” 15.

³⁹ William Durham, “The Los Angeles Convention,” *Pentecostal Testimony* 2.1 (January 1912), 13.

⁴⁰ *Athrawiaethau Sylfeinol*, Art. 7.

⁴¹ D.P. Williams, “The Path to Maturity in the Spiritual Life VIII,” *Herald of Grace* 6.3 (March 1946), 68.

⁴² D.P. Williams, “The Three Spheres of Activity in the Governance of God,” *Riches of Grace* 11.1 (September 1935), 205.

见一种关于圣餐的共同进路。诸如医治这样的祝福之所以能在主的桌前找到，是因为基督在那里；并且当我们凭信心吃喝圣餐时，我们是在吃祂的肉、喝祂的血。

象征与真实

但是，早期五旬宗信徒如何能够一方面说吃祂的肉、喝祂的血，另一方面又使用“象征”和“纪念”这样的词呢？例如，正如我们刚才所看见的，威廉·杜罕写到与基督的身体和血相交，甚至写到饼和杯成为基督的身体和血；与此同时，他又说圣餐“象征……我们有分于基督”。⁴³ 这立刻向我们显示，早期五旬宗信徒并不一定认为在圣餐中基督在祂的身体和血里同在的概念，与象征彼此矛盾。对这些早期五旬宗信徒而言，虽然象征确实包含在其中，但圣餐并不是一个空洞的象征。

为了帮助我们理解他们所谓非空洞的象征，看看他们还称什么为象征，是有帮助的。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发现这种语言常常不是用来指那些仅仅提醒我们某件事的物件，而是用来指那些神借着它们工作、并显明祂同在的事物。五旬宗著作和讲道中一些最早的象征例子，包括以利亚的外衣；以利亚和以利沙都曾用它击打河水，耶和华就使河水分开，让他们走干地而过（王下 2:8-14）；也包括约柜在河中，耶和华借此使水停住，使以色列人可以走干地而过（书 3:14-17）；也包括摩西手中的杖，耶和华曾借着它工作，彰显祂的大能；也包括五旬节那天的大风和火焰的舌头，它们伴随着所浇灌之圣灵的真实同在（徒 2:2-3）。⁴⁴ 这些都不是空洞的象征。在每一个例子中，象征都是神借着它工作，以

⁴³ Durham, “How the Work is Progressing,” 15.

⁴⁴ Edith Hill Booker, “The Abuse of Power,” *Latter Rain Evangel* (February 1910), 17; A.P. Collins, “Jesus Standing in the River of God’s Judgments,” *Latter Rain Evangel* (June 1913), 14; J.W. Brooks, “What is that in thine

显明祂的同在、祂的能力和祂的荣耀的事物。因此，我们在早期五旬宗思想中所看见的，是一种关于象征的概念：这些象征并不是空洞的，而是主借着它们行动，并传递祂的能力和同在。

蒙福的管道与受圣灵洗礼的圣餐

然而，这些象征中的每一个，都与主餐不同。正如威廉·杜罕所指出的：

我们只承认福音中有两种礼仪——圣餐和洗礼……我们借着洗礼归入祂的死而埋葬。我们与主的身體和血相交……我们不信用油膏抹、按手，或洗脚是礼仪，但我们承认它们是合乎圣经的，并且相信应给予它们适当的位置。⁴⁵

这两个福音圣礼明显不同于其他任何事物，甚至不同于那些主借着它们工作、施行医治和祝福的圣经途径，例如按手和用油膏抹。因此，虽然以利亚的外衣或约柜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神如何借着象征来行动，但这并不等同于圣餐。毕竟，只有在神借着杖和外衣工作之后，它们才能被称为象征。主借着圣餐的饼和杯而作的工作，是不断重复的，并且是基于祂应许的话；因此，这是祂恩典的普通途径（ordinary means）。然而，神借着杖或外衣所作的工作，既不是被应许的，也不是不断重复的；这些是不寻常的途径（extraordinary means）。

不同于神借着外衣或杖所作令人惊讶的工作，祂在圣餐中的工作，是我们每一次来到桌前都应当期待的。这并不是说，祂在圣餐中工作的果效总是一样的；但祂在圣餐中的

hand?", *Latter Rain Evangel* (March 1912), 20; Elizabeth Sisson, "God's Spirit as Atmosphere," *Latter Rain Evangel* (July 1915), 10; Herman L. Harvey, "The Speaking in Tongues," *Pentecostal Evangel* (25th June, 1921), 1.

⁴⁵ Durham, "How the Work is Progressing," 15.

主要工作——就是成就基督同在的应许——应当在我们每一次为纪念祂而“如此行”的时候被期待。然而，这不应被看作是自动发生的。这并不是执行一场仪式，就保证或产生基督的同在。那么，这应许根植于哪里呢？

威廉姆斯给了我们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既是明确五旬宗的，同时又完全符合历史性基督教的理解：这是“借着圣灵的运行，以及基督的祝福”。⁴⁶ 基督的祝福在祂为圣餐所设立的话语中被宣告。然而，正如在创造时一样，圣灵大能的同在，在主所说的话语之中并伴随着这些话语工作。正如道成肉身的那一刻一样，圣灵的同在伴随着道，并为道的降临开辟了道路。也正如在重生中，圣灵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也把基督带到我们这里。在擘饼时，圣灵借着基督的祝福被浇灌，使这饼和杯可以被救主充满，好叫“我们吃祂的肉、喝祂的血”。⁴⁷

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圣餐是在圣灵里受洗，好被救主充满。但把这样的语言用于一个物件，而不是用于一个人，是否合适呢？在圣经中，耶稣应许要在圣灵里施洗的是信徒，而不是饼和杯。我认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以类比的方式把这种语言应用在五旬宗对圣餐的理解上。我在别处曾论证，五旬宗关于圣灵洗的教义，“既否定了茨温利式的有限无法承载无限（non capax），也为道成肉身之基督（即拥有身体和宝血的基督）的真实临在显明在地上提供了一条道路。”⁴⁸ 因此，它为基督临在的可能性开路。然而现在，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看看圣灵的洗礼如何能帮助我们领悟基督在圣餐中临在的方式。

⁴⁶ D.P. Williams, “The Lord’s Table,” *Riches of Grace* 3.7 (May 1928), 276.

⁴⁷ Seymour, “Ordinances Taught by Our Lord,” p.2; cf. Williams, “Three Spheres,” 205.

⁴⁸ Jonathan Black, “On the possibility of presence: Overcoming mere memorialism in British Pentecostal Eucharistic Theology,”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Pentecostal Theological Association* 40.2 (2020), 128.

许多早期五旬宗信徒都以“管道”来描述自己，认为神借着圣灵透过他们来工作，特别是在与说预言和圣灵洗有关的语境中。⁴⁹ 威廉姆斯特别关注管道的性质，他主张说：“恩赐的本质，是借着管道的个性和生命显明出来，虽然恩赐在其分赐之中是纯净的，并且与管道分别开来。”⁵⁰ 因此，恩赐本身是纯净的，并且与管道不同。然而，恩赐是借着管道的性质表达出来的。在圣灵的洗中，圣灵是恩赐，而那些在圣灵里受洗的人是管道。圣灵的恩赐不同于那在圣灵里受洗的人，然而却借着那个人的个性和生命表达出来。圣灵是同在的，而不只是圣灵所产生的某些果效；然而，圣灵的同在只有在那在圣灵里受洗之人的性质之中，并借着其性质，才被看见。

这个“管道”的概念，有助于我们思考五旬节派对圣餐神学的理解方式。圣餐中的恩赐是基督（在祂的身体和宝血里）。这恩赐的管道，是圣餐的饼和杯。基督的同在不同于饼和杯，然而祂的同在只是在饼和杯的性质之中，并借着饼和杯的性质被看见。饼和杯，因基督的话语蒙祝福，并被圣灵荫庇，就成为基督身体和宝血之同在的管道。

早期五旬宗信徒在解释圣灵洗和预言时所使用的“管道”概念，若被应用于擘饼，就开启了一种五旬宗对圣餐理解的可能性；这种理解避免了圣体变体论（transubstantiation；这种观点似乎被早期五旬宗信徒普遍拒绝，而且常常是非常强烈地拒绝），同时又把主桌前所找到的祝福，根植于基督的真实临在。饼和杯作为管道，在吃喝基督的身体和宝血之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它们所传递的，是基督的身体和宝血：这既不是虚拟论

⁴⁹ From Azusa Mission,” *The Apostolic Faith* 1.12 (January 1908), 1; Tom Anderson, “Letter from Winnipeg, Manitoba,” *The Apostolic Faith* 1.12 (January 1908), 4.; “Invocation,” *Latter Rain Evangel* 1.1 (October 1908), 7; Gilbert E. Farr, “Jesus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Latter Rain Evangel* 1.2 (November 1908), 19; Thomas Jeffreys, “Conference at Mulheim-on-Rohr,” *Confidence* 2.8 (August 1909), 189; Alexander Boddy, “Prophetic Messages and their Trustworthiness,” *Confidence* 2.2 (February 1909), 42.

⁵⁰ D.P. Williams, *The Prophetic Ministry in the Church* (Penygroes: Apostolic Church, 1931), 35.

(virtualism)，也不是领受论 (receptionism)。此外，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是由这些管道传递的，而不是被这些管道所包含的。这意味着，这既不是一种地方性的临在，也不是一种物质性的临在（这缓解了五旬宗信徒在误解圣体变体论时常常表达的担忧），并且这种临在总是持续依赖圣灵的工作。这是一种对基督在圣餐中临在的理解：它是真实的、客观的、实质性的、属灵的、圣礼性的，但不是物质性的，也不是地方性的。饼和杯仍然是饼和杯，然而借着这饼和杯，主奇妙地用祂的身体和宝血喂养我们。

这意味着，借着圣灵对饼和杯的荫庇，我们在祂的桌前吃喝时，确实遇见基督。⁵¹ 因此，圣餐中蕴含着一切属灵的福分，因为——也仅仅是因为——基督——一切属灵的福分都在祂里面——在那里与我们相遇，并赐给我们属灵的滋养。桌前有医治，是因为我们在那里遇见医治者基督。

然而，这也意味着圣餐并不是我们的先知性行动，也不是一个由我们支配的强大工具。在圣餐中行动的不是我们，而是主借着圣灵行动。主动权在基督那一边，不在我们这一边。擘饼是一个恩典的途径，使我们亲近耶稣；这是在祂的支配之下，而不是在我们的支配之下。这样的圣餐神学，既能容纳强生所表达的民间神学背后的一切美好直觉，同时又避免那些使它走向半魔法式机制 (quasi-magical mechanism) 的弱点。

⁵¹ Cf. Chris E.W. Green, *Toward a Pentecostal Theology of the Lord's Supper: Foretasting the Kingdom* (Cleveland, TN: CPT, 2012), 289–293; Daniel Tomberlin, *Pentecostal Sacraments: Encountering God at the Altar*, revised edition (n.p., 2015), 179–180.

总结

这就像钟摆一样，会向两个方向摆动。对迷信的恐惧可能会迅速将我们推向一种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会贬低圣餐的重要性，将其视为仅仅是一个空洞的象征或用来唤起我们记忆的实物教训。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当人来到桌前时（或当人阅读圣经中关于圣餐的记载时），那种直觉认为有更多的事情正在发生；特别是当这种直觉又与缺乏关于圣礼的教导结合在一起时，就可能把人重新推向相反的方向。每当我与那些来自五旬节派教会、对圣餐持极简主义态度的人交谈时，他们告诉我自己每天都在家里独自领受圣餐，这总让我感到惊讶不已。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所遇见的民间神学，正在我们的教会中，在表面之下兴旺发展。然而，对此的解决之道，并不是一种茨温利式的过度反应。相反地，它呼召我们进入更深的教理教导（catechesis），以及释奥教理（mystagogy）。

在主桌前，人们渴慕主的祝福。但如果缺乏充分的理解，人们就会倾向于迷信和半魔法式的做法。然而，圣灵洗的类比使我们能够看见，主餐的饼和杯是（借着圣灵的）管道，传递基督在祂身体和宝血里的同在，使我们在桌前遇见主的祝福，因为我们在那里遇见主自己。我们不需要向迷信让步，也不需要为了避免迷信而把桌子化约为仅仅一个实物教训。相反地，我们可以在擘饼中领受基督的祝福，因为在擘饼时，我们领受圣餐，受圣灵的洗，被救主充满，从而遇见了那位拥有一切祝福的主。